

<<阳光·炮弹·未婚妻 - 徐光耀抗美>>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阳光·炮弹·未婚妻 - 徐光耀抗美援朝日记>>

13位ISBN编号：9787505959521

10位ISBN编号：7505959522

出版时间：2008-8

出版时间：中国文联出版社

作者：徐光耀

页数：33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开花的生命 ——小记徐光耀 闻章 这本书的作者是徐光耀先生。或许你还不知道徐光耀先生是谁，但是我要说一个人你肯定知道：张嘎。

徐光耀先生就是那个制造张嘎并把张嘎制造得很轰动的人。

小说《小兵张嘎》和电影剧本《小兵张嘎》都出自他的手。

《小兵张嘎》不过是徐光耀先生生命中开出的一朵花，在《小兵张嘎》之前，他还有长篇小说《平原烈火》，在《小兵张嘎》之后，还有《昨夜西风凋碧树》、《望日莲》、《四百生灵》、《少小灾星》等一系列著作。

2005年，80岁时结集五卷。

说实话，对于他来讲，五卷真是不多。

虽不多，却是他生命的真诚表露。

他不是那种靠灵感和聪慧能在笔墨上生花的人，他是拼着性命蘸着生命的汁液来凝铸文字的人。

他的每一篇作品，几乎都是用生命换来的。

你不信吗？

下面的故事可以作证。

一、鲜血凝成的花 跟张嘎年龄相仿，徐光耀13岁参加八路军，可以说鼻涕还没擦干净哩。

天天日行军八九十里，实在走不动了，不得不拽着马尾巴，让马半拖着走。

病倒在老乡家，看他冷得要命，房东大娘非要让他跟她钻一个被窝。

就是这么个孩子，跟着大部队，每天颠倒了黑白（夜里行军、打鬼子，白天睡觉），跟鬼子周旋。

特别是1942年，日本鬼子在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五一”疯狂大扫荡之后，抗日力量几被灭尽，九死一生的他，却一直坚持在冀中对敌斗争第一线，在敌人的刺刀尖上滚来滚去。

直到抗战胜利前夕，他亲身参加的战斗不下百次，几乎每次都惊心动魄，不知有多少战友死在他的脚下，甚至他的怀里，但他自己却每每从死神那里逃身出来。

他活下来是个奇迹，身经百战的他身上没有一处弹痕更是奇迹。

这名小八路少言寡语，却对文艺有着天然的喜欢。

打仗间隙，他从不空过，不是查字典，就是看小说及各种杂书。

战地辗转中，凡是房东家有的书他都搜来看。

在每次战斗胜利时，前线剧团的慰问演出都能引起他极大的兴趣。

上过四年小学的他，不仅学会了作家信，竟然还时不时地谄几句诗。

请读一首：“夜半鸡鸣第一声，迷蒙大雪抹路径。

天将黎明人力尽，越墙窗下叫房东。

”这即是十几岁时行军途中的即兴之作。

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他那躁动着的从艺之心越来越难以抑制，同时，他也开始给报社写稿，战地通讯之类的文章经常见诸报端。

终于在抗战胜利前夕，他闹着要跳行。

已经是营级干事的他，在军政上会有很好的前途，领导也对这个真正在血与火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格外垂青。

但是性情执拗的他根本不给领导面子，舍命要到文艺队伍中来，即使到剧社当伙夫也在所不惜。

几经周折，他渐渐向文艺这面靠拢。

1945年5月份，从原先的锄奸科调去当军事报道参谋，踏着未尽的硝烟到前线采写战地通讯，大量的战地通讯就是这个时候写的。

一年之后，调到前线剧社任创作组副组长，跑龙套、写歌词等等的，跟艺术有了实质的接触。

1947年1月进入华北联大文学系学习，至此，才算真正转轨成功。

也正是在这里，得到陈企霞、萧殷、严辰、艾青等人亲炙，写出了颇有影响的小说处女作《周玉章》。

与崔嵬、贺敬之、蔡其矫等人的师友情谊也是在这里建立起来的。

<<阳光·炮弹·未婚妻 - 徐光耀抗美>>

华北联大插班八个月毕业，之后，他被留下来做研究生。学生也好研究生也好，那情形都不是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本质身份仍是战士。这期间他亲历大清河战役，在连续不歇的大雨中，冒着枪林弹雨滚过二十多天，下乡搞过三个月的土改，在六纵做过随军记者。解放战争势如破竹，他这个研究生也没有说毕业不毕业，很快又被调到杨成武的二十兵团办《战场快报》。

从1948年8月底开始，徐光耀随着十万大军，从易县进入太行山经由山西到察哈尔，在塞外寒风中与傅作义的部队周旋。

直到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结束，北平和平解放，然后又从塞外大踏步走向太行，再从太行驻进天津。随着解放的秧歌队扭到城里，他的戎马生涯才算结束。

利用在城里休整期间，他请了两个月的创作假。

从1949年的7月7日，抗日战争十二周年纪念日这天，他开始了一个人的战争。

枪炮声重在纸面上滚动，斗室之内风起云涌。

王家堡战斗、护驾池伏击、双井村突围、朱家庄喋血……指挥员王先臣、旷伏兆、乾云清……战士李福贵、石俊德、齐寿昌、刘敬礼……还有那些房东老乡以及小侦察员……生活中的那些难忘的情景涌过来、荡过去。

刀光剑影之中，他完成了长篇小说《平原烈火》的创作。

1950年年初，《平原烈火》出版，一年内再版四次，印数达6万册，一时洛阳纸贵。

二、生死边缘的花 随着《平原烈火》走红，徐光耀也来到了中央文学研究所（后称讲习所）深造，成为丁玲的得意门生。

在讲习所学习期间，还以作家身份到朝鲜战场深入生活了八个月，这本《阳光炮弹未婚妻》便是他当时生活和学习的真实记录。

1953年4月，讲习所毕业之后，到了华北军区文化部文艺创作组，当起了专业作家，军衔为少校。报到之后没待多久，这年7月，他便遵从老师的教导和当时的政治导引，来到河北雄县农村老家，摸爬滚打，跟乡亲们一起搞了三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1955年，文学界出了“丁、陈反党集团”，丁者丁玲，陈者陈企霞，这一来，徐光耀在劫难逃。

但这时的徐光耀仍不识时务，在陈企霞正在“反党”的时候，怜悯他没法过冬，竟资助他700块钱。还有，当作协党组调查丁玲的“反党事实”时，他还天真地认真地按照党性原则据实汇报，为丁玲“评功摆好”。

跟“丁、陈反党集团”有了这样的“勾连”，还怎么能说得清？

到了1957年下半年，火就烧到徐光耀的头上。

于是，大会批、小会斗，一直斗了三个月，“斗熟”之后，把人“挂起来”：不给任务，不让出门，不能开会，不能与人交往，“继续反省问题”。

徐光耀无论如何想不开，一个从小参军，为革命生死不顾的人，怎么就成了“反党分子”？

徐光耀整日为此焦虑狐疑。

他把自己埋在书本中，企图逃避现实。

可是，当他把一套《莎士比亚全集》看完，准备记下点什么时，脑子却一片空白。

他意识到脑子要出毛病。

但更可怕的事还在后头。

一天他正抄着手在门后望着院子发痴，正在蹒跚学步的小女儿朝着他走了过来。

平时，孩子是他的最爱。

可是当这小妞妞伸着两只小手正要抓住门板，准备与他亲近时，他却冲着孩子大吼一声：“滚！”

孩子吓坏了，转过身，张着两只小手，跌跌撞撞跌倒在对面的台阶上……徐光耀意识到自己表现失常，怕是要“疯”。

如果疯了，真的还不如死了好。

不过，即使死了，也不能使问题得到了结，而且还要落个死有余辜。

死也死不成，活着还不如死，早已是反动至极，还能怎么样？

<<阳光·炮弹·未婚妻 - 徐光耀抗美>>

这样一想，心里倒豁然一亮：这个时候别指望谁来救你，若想活下去，只有自救。

自救的方法，似乎只有写作。

过去不是总嫌时间不够？

现在不正有时间？

写吧，可是写什么？

怎么写？

就写那能够逗人笑的、活泼鲜亮的、一尘不染的。

只有这样，才能为混蒙、憋闷的现实透一透气。

《平原烈火》中有个瞪眼虎，那么活跃的人，可惜没有展开写他。

那么，就从这嘎小子身上找思路。

由瞪眼虎联想到自己当年抗战时发生在身边的嘎人嘎事，特别是赵县两名机警的小通信员，一个个的嘎子，伴着硝烟战火，在徐光耀的脑子里打滚。

最后，一个嘎眉嘎眼的张嘎笑嘻嘻地站在了徐光耀眼前。

徐光耀移情别恋，把生命嫁接到了小兵张嘎身上，他又回到了抗日烽火中，重浴灵魂。

就这样，一个多月，徐光耀把小说《小兵张嘎》写完，紧接着电影剧本也写成了。

不为发表，不为拍摄。

也不可能发表和拍摄。

只是，徐光耀活过来了。

这便是《小兵张嘎》的写作过程。

可能谁也不会想到，这丛花就是这样开在生死边缘。

也许正是开在生死边缘，才这样绚丽和纯粹。

你根本想象不到作者正在大痛苦中，其实正因为大痛苦，才需要如此之大快乐。

三、梦里的花 1958年10月，新中国建国九周年。

为共和国洒过血舍过命的徐光耀，此时已经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开除军籍，开除党籍，剥夺军衔，降职降薪。

国庆节前夕，通令下来，限三天之内，离开北京。

9月27日这天，正是农历的八月十五，徐光耀被押解到保定农场劳动改造。

天真的他以为能与在保定的妻子见一面，甚至说不定会过个节。

真实的情况却是：顶着皎洁的一轮明月，他连夜被押往农场。

接下来的事情不用说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使他差点累死，他甚至想写个申请，不要公职了，要求削职为民，回到老家当老百姓。

因为当老百姓不至于累死。

问题是他竟然连写半张纸的时间和精力也没有。

一年之后，没有累死的他，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分配到保定市文联做一般干部。

他以为从此可以重新做人了，谁知仍是另类：摘帽右派。

1960年11月，他被派到农村搞“整风整社”，与老百姓一起，一天吃四两粮食，几乎饿死。

七个半月之后，饿得连灵魂都失去重量的他才回到机关。

1961年秋，《河北文艺》一名编辑来保定文联组稿，问到徐光耀可否有稿子。

徐光耀说：“有是有，可是你敢发吗？”

” 这名编辑说：“你有我就敢发。”

” 徐光耀就把《小兵张嘎》小说稿给了他，很快《小兵张嘎》在《河北文艺》发表，随后《北京晚报》连载，紧接着中国少儿出版社出了单行本。

第二年，徐光耀把电影剧本寄给老战友崔嵬，电影也拍出来了。

小说红了，电影红了，但作者的命运并没有就此得到改善，相反，倒是因为出名都知道这里有个摘帽右派，由此给他的工作和生活添了好多麻烦。

“文化大革命”中，几经动乱之后，他被遣送回老家。

林彪事发后落实政策回城，分配到保定群艺馆，住在一间养过小老虎的屋子里。

<<阳光·炮弹·未婚妻 - 徐光耀抗美>>

就是在这间“虎穴”里，还是中学生的铁凝拿着习作向他来请教。他一句话奠定了铁凝的从文生涯：“你这已经是小说了，而且是不错的小说。”从此铁凝成了这里的常客。

四、心灵之花 粉碎“四人帮”之后，年逾半百的徐光耀重整生命。1976年的12月份，就开始构思抗日题材小说《望日莲》，第二年1月操笔，十日内完成近两万字的初稿。

一试成功，说明他艺术生命虽屡遭摧残而竟未死。

1977年3月，《望日莲》在《人民文学》发表。

随后他写出了《“心理学家”的失算》、《“二龙堂”看戏》、《长眉大褚》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试笔成功之后，他开始创作构思了多年的长篇小说《将军向我们走来》。

1979年1月，徐光耀的右派得到改正，二十一年的冤屈终获平反。

政治生命得以恢复，但是接下来的好事却让他不知所措。

1981年徐光耀调省文联。

说好不当官，只搞创作，然而身不由己，1983年6月任省文联党组书记。

1985年5月，党组书记、文联主席兼任。

1986年底任省文联主席，这样一直到1996年10月铁凝来接他的班。

十几年的当官生涯，写了无数份辞职报告，却不奏效。

长篇小说却不得不中辍。

不过，在他主政期间，铁凝、陈冲、汤吉夫、贾大山、梅洁、申跃中、杨显惠、冯敬兰、何玉茹等一批中青年作家活跃起来，为河北赢得了荣誉。

他自己也衰年变法，写出了《我的第一个未婚妻》、《两出大戏》、《紧邻》、《跳崖壮士》、《杀人布告》、《千萌大队》、《忘不死的河》等多篇小说，名之曰《我的喜剧系列》。

一发表出来，便赢得了众人的激赏。

离休之后，年已过七旬。

回想自己一生，有两大情结，一是抗战，二是反右。

一正一反，一红一黑，组成他绮丽而凄厉的一生。

抗战的事他写了一些，反右的事他也必须写。

其实早就想写，只是头绪太多，一时难以理清。

终于机缘到了，1998年，徐光耀躲进山里，闭门谢客，将自己再次置身于当年头朝下脚朝上的情境中，度人度己。

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去掉个人恩怨和一己之私，来还原那段特殊岁月。

这便是那部《昨夜西风凋碧树》。

出版之后，誉声四起。

刘白羽写信给他，真诚谢罪。

他回信给刘，笑泯恩仇。

他俩的通信，成为文坛一时佳话。

这部书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如今，徐老先生年逾八十，仍是宝刀未老，笔耕不辍，有《残甲集》系列不断刊登出来。

回顾走过来的人生道路，徐光耀也对自己有一个评价：“一路上艰险、曲折、罪戾，太多了，真是汤镬炼骨，魔焰炼魂，几番地脱胎换骨。

但经验过、奋斗过，也慷慨豪迈过，在大灾大难面前，不曾毁坏良心，落个体完神清，这也就很值。

内容概要

《阳光·炮弹·未婚妻：徐光耀抗美援朝日记》的作者是徐光耀先生。或许你还不知道徐光耀先生是谁，但是我要说一个人你肯定知道：张嘎。徐光耀先生就是那个制造张嘎并把张嘎制造得很轰动的人。小说《小兵张嘎》和电影剧本《小兵张嘎》都出自他的手。

其实，在《小兵张嘎》之前，也就是1950年年初，作者就已经出版了长篇小说《平原烈火》，且一年内再版四次，印数达6万册。

随着《平原烈火》走红，作者来到了中央文学研究所（后称讲习所）深造，成为丁玲的得意门生。

1952年4月，朝鲜战争正值热战中，作者的未婚妻申芸随所在文工团先期到达朝鲜战场，正在文研所进修的作者再也坐不住了，随即请缨赴战。

这是作者在朝八个月的日记，真实记录了那场战争的惨烈和生动，当然，也有与未婚妻的战地恋情。

<<阳光·炮弹·未婚妻 - 徐光耀抗美>>

章节摘录

1952年 4月16日 下午2点半,我披挂整齐,离开这鼓楼东大街103号。

孟冰、孟君、司竹等人及一伙公务员相送。

我坐上三轮车和他们告别。

在三轮车上,我感到幸福。

我目光灼灼,向街上的每一个人微笑。

如果他们知道我是到朝鲜去的,他们一定会为我欢呼的。

在文联,见了古立高,我们扯了大半天。

4点,我又找见了陈企霞。

他劝我多写些通讯也好,随时随地写,十分要紧。

4点半,上汽车了,文联一大群人来送立高。

5点到东站,随即放行。

我们上了软席卧铺。

5点20分,车缓缓开了,随即越开越快。

窗外闪着屋顶,闪着树尖,闪着城头,大地旋转着,啊,出北京城了,离开了!

我的行李,我的挎包,都这样重。

我有点后悔,这些难道与我的工作都有什么帮助吗?

回答好像是否定的,但我带了。

4月17日 11点半,到达沈阳,天下着小雨,坐上三轮,到了东北军区政治部,在秘书室碰见二位小秘书,干干脆脆,立即处理问题,先到招待所,明天即可上车到安东。

来到东北军区第二招待所,住上三楼21号房间,放下行李即冒雨和立高去街上转了一圈,到了军人商店、新华书店、百货公司大楼。

晚饭蒙小灶招待,与呢子军装干部坐在一块,稍觉拘谨。

晚上去东北电影院看《带枪的人》。

影院秩序极坏,放映时也半开着灯。

军人极多,荣军(荣誉军人,指伤残军人)可免费入场。

4月18日 6点起床,早饭后坐三轮车到沈阳车站,立高已预先买下票,9点半车开了。

八个半小时后到达安东。

在安东办事处,经王同志看过介绍信,说明天有代表团去开城的车,可捎你们去。

到平壤下车,再经大使馆想法转志政(志愿军政治部)。

这样看来,我们机会尚好。

到招待所来,一路上扛着行李,立高说:此之谓大丈夫能屈能伸。

到招待所已是7点半,安置在一简陋大屋中。

我便和立高出去逛,从六纬路穿出,至毛泽东路,过劳动宫,正放电影《永远的秘密》。

想看,时间已来不及。

赶出很远,在一家小饭馆每人吃了25个饺子,250元一个,较北京约贵倍半。

回来时,天已大黑,通街无灯,不仅无路灯,商家字号也不让灯光跑出来,很多则把门窗关起来。

不过,车子、三轮车仍不断往来,行人道上也不断有人走过。

城市在默默中活动着。

也许,这就是战时的景象了。

8时许,屋外有飞机声,但灯并未关闭,人欢马叫,一切如常,更不开警报声,想来一定是自己的飞机了。

天空、街道、人烟、屋宇,都是平静,甚至是恬适的。

不是灯火不太辉煌的话,也许人们并不记起战争吧!

火车照样开动着,吼声、隆隆声,哗哗地震动,和在前门车站的感觉没有两样。

我终于到达安东了。

<<阳光·炮弹·未婚妻 - 徐光耀抗美>>

引颈南望，一水之隔，又是一番天地。

芸，三天之间，我们之间的距离竟是缩短了这样多！

4月19日 早晨的安东令人兴奋。

我要写诗赞美她了。

可惜，我留恋着《毛泽东选集》，没有把情绪集中起来。

5点就起床了，正读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国歌声哗然而起，昂扬于平静的晨空。

从窗子望出去，数百学生在大广场中操练，迎着风，迈着步子。

儿童的美丽本有十分，而戴红领巾的更增加了十分美丽。

年轻的学生，他们前进的脚步，正是国家前进的脚步。

看，多么威武！

铜鼓洋号为导，歌声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在国境线上的安东，默默中握紧拳头，瞪圆眼睛，屹立着。

上午，与梅科长联系好：乘他们赴开城代表团的汽车，一路至平壤。

下午1时乘车出发，顺鸭绿江而上，约出四五十里，始过江。

安东街上停满了抹了泥的汽车，满载待动。

人们用钦敬的目光送我们。

一过江桥，朝鲜到了！

第一眼，桥头上几个志愿军战士，旁边蹲伏着几挺高射机枪。

在防空洞口，一个漂亮的朝鲜妇女，背着一个小孩，膝下还环绕着三个小孩，注目望着我们。

腰后缠着孩子在簸豆子的老奶奶，背着粪篓、拄着拐棍正在上山的少妇，排成行在汽车路上行走的小学生，把纤绳套在肩上、同黄牛一起拉着车的老汉，都给我坚强的力量和激动的情绪。

我看见过受难的人民，我也亲身经历过苦难，我是多么懂得痛苦啊。

然而，我更有理由相信，通过了苦难的人民，才是最坚强的。

汽车已飞驰在异国的土地上了，这块土地与我的祖国只一衣带水，用不到百米的木桥联系着。

我辞别了祖国，同时便觉得这块土地也是我的“家乡”了。

经过永山、龟城，天黑了，汽车疾驰着。

大山一座一座地当面迎。

汽车在山脚、山腰、山顶上奔驰着。

朝鲜的山高而险峻，满山葱郁，着实招人喜爱。

如果流水更大更响些，它够多么迷人啊。

同车遇见一位青年，我真爱他。

在办公处门口，他是首先把背包噗通一扔，抢上车来的。

他拿着个大正琴，一坐稳，便听见他的琴声了。

一路上，见了往回走的汽车，他便向人家招手：回来，回来，咱还一块回去吧！

碰见停了的汽车，他便叫人家：走，就伴走吧！

遇见开过去的车，他又叫人家：（用朝鲜话）赶上，赶上！

到西浦，天已拂晓，他招呼我们下车，踏着烂泥为我们领路。

他不厌其烦地打听，解释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到了云月里，他打听了医务所，未打听准，又跑向北。

我们让他休息，他却只是跑，背着偌大一个背包，又跑到站部，却又从站部跑出去。

他说：遛它两趟。

我们让他休息，还是不肯，说是到家了。

挟着他的大正琴，往南走去。

最后消失在山影里。

他的名字叫董家信。

本来叫我们到安州，我们却到平壤来了，为的是乱撞。

我说：撞坏了，撞出乱子来，也是体验生活。

<<阳光·炮弹·未婚妻 - 徐光耀抗美>>

找到了站部，一交介绍信，魏同志说：这儿不能上成川，仍需回安州。

4月20日 和立高找了一个防空洞睡下了——仿佛是回到了1942年的地道生活中。

中午起床，吃了点饭，找到了站上的石政委。

让先等等，打听一下，住两天也可以，只要有车到志政去。

然而终于没有车。

决定我们重回安州，由志后（志愿军后勤部）五分部想办法。

这儿道背，那儿才常有车来往。

绝望中，只好回返。

又在防空洞中睡了一小觉，这次可没有早晨舒服，风吹进来，凉森森的，使人乍愣。

晚饭在4点半开，司务长虽为饭票问题使我颇不痛快了一阵，而饭却没少吃。

交了个小朋友吴尧新，浙江人，这儿的通信员，挺温和的小孩子。

他毫不避讳地说：这儿的工作疲劳极了，又没有娱乐，大多数都想回祖国。

可是，当他提起打落美国飞机时，眉飞色舞了。

那对他简直是一次眼福，一次幸运。

天全黑了，7点多，汽车才来，于是又爬上去。

古立高的东西太多，打了个等于他一半身高的大背包，披着大衣，背着挎包，还携着个手提包，真够呛。

我在他的影响下，也带多了东西，一卷行李有二十多斤。

我把轻装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芸那儿了。

今日早晨自己扛了三里路，已经吃了一次苦。

每次上下汽车，还不知要吃多少回。

只有在夜间走在汽车路上的时候，才使人感到战争生活的雄伟和宏大。

汽车路就和闹市一样，往来的汽车就像一排排活动的路灯。

黑影中，骡马大车、铁轮牛车、背粮的长长的队伍，也在紧张前进。

在山岭的那边，则传来嘹亮的火车鸣吼。

汽车走着，每二三里便听见哨子响，飞机来了，则沿路听到枪声，于是路灯一样的灯光，立时都灭了。

这防空哨绵长有多少里啊！

从博川到平壤，步步如此，而其他主要干线上，则更不知尚有凡几。

听吧，每一个防空哨的口音，都是清楚的中国话音。

他们的“防空！

”“飞机来了！

”或者“打大灯吧！

”听来都多么亲切。

只从防空哨便知战争机构的规模是多么宏大，又是多么的紧张、协调，好像是一架巨大的机器在旋转，在这巨大的机器面前，连我不是也很快很快地旋转起来了吗？

“美国鬼子也就是没有法！

”战士们对着天空的飞机说。

这战争的机器，你转吧，转吧！

把粮食送上前线，把弹药送上前线，把力量送上前线，把祖国人民的热情和心意送上前线，然后把必要运回来的运回来！

我们大家一同转，我脚踏的这块土地也在转。

我们的胜利是必然的！

一路上，我们挨了三次轰炸。

第一次，飞机迎面扫来，开始看见前头天空中一朵金花，随着地下灿然火光一闪，轰然一声，飞机就从头顶上一直扫着飞过去了。

第二次，大约是我们前面的汽车闭灯稍慢，被飞机发现了，第一枚炸弹就落在后面，第二、第三枚都

<<阳光·炮弹·未婚妻 - 徐光耀抗美>>

落在前面。

四面听得见弹片落下来的沙沙声。

第三次是正在飞机飞临头顶时，一个过路汽车忽然开了很久的灯，登时便有两颗燃烧弹下来，烧起了两堆大火，一堆很快灭了，一堆则烧着了山头上的树林，许久许久，还见那里一片灿烂的火光。

朝鲜，天气果然变得快，一会儿晴了，一会儿阴了，临到目的地，突然落了一阵蒙星雨。

下了车，黑得什么都看不见，我们扛着行李，手电可是用上了。

到了战勤处——防空洞中，也有如此辉煌的电灯哩。

他们看过介绍信，立即找了一个房子让我们睡下了。

——第一夜睡的防空洞，这第二夜才是睡的朝鲜房子。

进屋先脱鞋，门和窗子一码事，真不习惯。

离芸还有多远呢？

她想到了我已经进入朝鲜了吗？

4月21日 出来五天了，却离前线还有三分之二的路程。

我告诉过芸4月下旬或5月上旬走，现在，她已经开始数日子了。

昨今两日的生活差不多是降回到41、42年去了。

然自观面色，犹有红润，岂不是发福吗？

我愿保持着它直到那天！

今晨7点起床。

吃饭时，天空突然出现十几架我方喷气式飞机，拉下一条条彩带，隆隆地画着弧线向东南方向追赶而去。

远处曾有一阵炮声，大约空战正在进行着吧。

这条小山沟很秀气，山生长得很平稳，密丛丛地盖满山松，映山红夹杂其间，使小山红绿交映，确是妩媚。

清水小溪沿岸，是一条汽车路，大白天，汽车就成群地跑着。

天格外蔚蓝，云格外洁白，配着黄土地，女人们遍地白裙。

常常使人忘记，不远就是激烈的战场。

下午看了一阵《毛选》，到野外看了看朝鲜人种地。

一男使着一牛，在头前犁沟，二女在后面用竹簸箕撒粪，又一女在后面提着葫芦撒谷种，又一女在一棵树栽子中裹上块石头，顺沟拉，把种子埋起来，最后一女用双脚顺沟踏实。

种不及二亩地，六七个人忙了半下午。

这种生产方式和工具，较之中国农村，落后得多了。

朝鲜房子也草率，立高叫它临时性的，好像糊弄人似的。

几根椽子棚一个瓦房脊的屋顶，顶上铺些稻草，四壁是秫秸夹的篱笆，里外涂上泥，双层都挡不住子弹。

地下是一块木板，架离开地。

一般的只是一个门或窗，至多旁有一门通到邻屋去的。

3点钟吃罢第二顿饭，坐上送一金科长到志后的卡车，于4点半出发，一路疾驰，8点左右，便到了安州，进入这世上少见的山沟。

大概这司机生了什么气，或本性便是粗鲁，他把汽车开得飞快，使车颠起来有三尺高，恨不能把人甩出去。

往日坐车身上发冷，今日却闹得浑身大汗。

结果临到地方，车坏了，停在半途上。

扛着行李又走了五六里冤枉路，10点钟才找到参谋处。

有个公安十八师的文工团来了。

小参谋一见介绍信，满招待，说有你们同伴二位女同志正在这。

原来就是逯斐、白朗。

爬了个山，住进第七号防空洞，见了逯、白二人。

<<阳光·炮弹·未婚妻 - 徐光耀抗美>>

4月22日 7点起床，8点去小灶吃饭，这显然是对作家特别尊重，连伙房对我们也特别优待。三个菜，还特别煎了一盘鸡蛋。

伙房就在洞顶上，饭所是香枫楼进精寺改做的，对面是普光殿，内供如来佛，一切皆新。殿后有个山神阁，内画一潇洒的白发老翁，坐于山石流水间，背后卧一猛虎，看来倒也满有风味。但怕仍是中国货。

阁之上仍有一殿，不过，已住着我们文工团了，琴管歌喉都响着。

又睡一上午。

下午在这大山沟中照了两张相。

我喜欢这绝高的大山，深邃的山沟，和我们创造的遍坡的防空洞。

假如把单杠、秋千、篮球场，也收入镜头，该是叫人更兴奋了。

逯斐、白朗给传了一则他们与彭德怀会见情形。

彭给他们谈了半天，主要是说：美帝纸老虎是在政治上，军事上也看成纸老虎那便错了。

入朝作战，我们学会了很多新东西，敌人把我教精了，这是很大收获。

有一个传说，开始入朝作战，我们很仓促，也很慌乱，仿佛应付一个袭击一样。

我们的部队还正在收割。

四个钟头之内便开起来了。

可是，彭司令，却赶在了部队之先，在一处路口上，军兵团的干部才赶上他，他已在问了：部队怎么样？

大家有信心吗？

——这是很有诗意的。

下午没吃饭，5点钟，我们出发了。

行政处特派来专车——吉普，一直把我们送来。

这司机开头有些不高兴，嫌出发得晚了，夜间这里路上没有防空哨。

然而，即使冒再大危险，他仍然是会开来的。

快到了，他又高兴起来了，给我们述说，前天打下了三架飞机，驾驶员叫我们抓到了，刚抓起来，便有二十多架飞机掩护着一架直升机来抢他，因为这个驾驶员是第八军军长的独生子，范弗里特着急了。

而这驾驶员呢，才抓起来他便要求回去，哪有那么便宜？

到了志政宣传部，立即介绍到招待所来，房东是个华侨。

已到目的地的一半啦，明天便要开始工作了，把我的大记录本子从背包深处发掘出来吧！

芸哪芸，我的心在为你而发跳了，一年多没有见面了吧？

快了，快了，我们将说些什么呢？

我要不要写信告诉你说我来了呢？

还是不要写，让我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吧！

啊！

4月23日 7点起来，在门口的小河沟里洗漱了，吃过饭，同着东北人民艺术剧院的六个人，到东边宣传部去。

首先见了卓部长，和蔼的小老头儿，很愉快很客气，我们说去听听组织部长的报告，他忙说很好，在于我们什么时候有时间。

组织部是档案科科长给介绍立功运动的发展及其作用、规模等等，之后是程干事介绍了几个特等功臣的事迹，又有青年科一位孙干事介绍了几个模范青年团员及罗盛教，最后，又是那位科长给谈了谈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举了几个动人的壮烈的小故事为例。

这样从早饭谈到晚饭，连续六七个钟头。

并没有部长给谈。

志愿军的英雄就是多啊！

<<阳光·炮弹·未婚妻 - 徐光耀抗美>>

而且这又是多么美好，多么纯洁，多么崇高的灵魂！

我听着激动得眼泪往外冒，我真是想：我算什么呢，假如可能，我真愿意用身体去挡子弹，保住这些勇敢的战士！

今天谈的特功材料，都是六十八（三个）和六十七军的，我真是兴奋。

而据那位科长谈：一至五次战役，我们有很多混乱和很多问题，战士顾忌太多，指挥上也不很成熟，现在的前方，则是最成熟，最情绪高涨，信心稳定之时，这益增加我去二十兵团的决心。

而程干事则说：六十八军正预备于最近（20号以后）召开英模大会，他说：你如去得早，可能赶上参加。

——这是多好的机会呀！

可是，谁知我何时才能去呢？

总的对报告之印象是：具体情况谈得不多，这倒不如到下面去了。

在这儿只能了解总的全面的情况，细致的东西还是到下边去吧！

房子里又住进两个装甲部队来的人。

大家谈起来，仿佛朝鲜战争确乎不会太久了。

那么，不急着到前线去，还在后方逗个什么劲呢？

也许芸的感情给我戴上了有色眼镜吧？

我不明白。

4月24日 上午，找到卓部长给谈了谈部队思想发展的概况。

卓这人思想水平亦不高，缺乏真知灼见，见解都甚一般。

我益感到还是赶快下去的好。

汽车问题最麻烦，要等，要交涉，尚不知何时才有。

供给问题总政仍不能解决，还在等电报。

我忽悟到自己有一种想法未必好：入朝之先觉得，我已去过苏联，享受了一个人的最大荣誉，我有过喜悦，也被人尊敬过，我至今仍为芸这样的女子热爱着，我还有什么要求呢？

我只欠国家而不欠什么于自己了。

那么，到朝鲜来就好好干吧！

就是牺牲了也不冤了，也不枉此生了！

这样，我可以少计较个人得失，不必畏死，我能够更勇敢些！

其实，这思想，除了它的抛弃个人打算之外，却是很消极，很有害的：第一，它说明了我已有自满情绪，我仿佛已经够了，不复他求了，实际上放弃了对更高理想的追求；第二，我对国家、人民的责任感是不强的，自己以为享受了荣誉便满足了，却不大记住自己该怎样多为国家人民做些事情。

没有看见各种建设需要的急迫。

难道不是这样吗？

正由于这种思想的支配，近日的活动，我几乎处于事事等待的状态，我未能采取主动，未能对事业采取追求态度！

志愿军在技术上劣于敌人，要扭转这一点需要国家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功。

我们的志愿军该是用何等的热情盼望着我们工业的发展啊！

他们被敌人的技术所欺负而吃苦，我难道能用冷淡的眼光对待我们国家的每一步前进吗？

我应翻转自己的情绪，我应对自己的事业也即国家的事业采取负责的主动的追求的态度！

……

编辑推荐

尘封56年日记首次公开，揭密朝鲜战争最隐密场面，真实再现战争原貌，《小兵张嘎》作者亲历朝鲜战争。

日记，本是记下私人的事体，不准备给人看的。

多年放在家里，只是一份念想，并不曾想到示人。

50多年过去了，在83岁的时候，再来翻看它们，除了感到那进的浮躁和幼稚之外，却也被那份年轻时的天真和纯洁、痴迷和激情所时时打动，至于每每落下泪珠。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